

谈谈教育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武汉师范学院教育学科教研室

湖北人民出版社

谈谈教育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武汉师范学院教育学科教研室

湖北人民出版社

谈谈教育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武汉师范学院教育学科教研室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涪水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72,000 字

1978 年 6 月第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7106·1394 定价：0.19 元

目 录

开场白	(1)
一 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6)
二 正确处理“德育”与“智育”、“体育”的关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22)
三 正确处理“以学为主”与“兼学别样”的关系,坚持教育与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	(40)
四 正确处理师生关系,提倡专师爱生,建立革命的、民主的、团结的师生关系	(57)
五 正确处理思想教育与规章制度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教学秩序	(72)
六 正确处理对知识分子“团结”与“教育”、“改造”的关系,充分调动和发挥教师的革命积极性	(85)

开 场 白

丁：老王，好久不见了，你这个忙人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里来玩玩啦？

王：唉，诰你不要见怪，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点事情解决不了，特地来找你求教的。

丁：今天我正好休息，我们就一块聊聊吧！你可别和我讲客套，说什么求教不求教的。

王：不是客套，老丁。我可真的碰上了为难的事，要诰你帮助。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虽然跟你一样，当过工人当过兵，开过机田拿过枪，但是没跟教师学生打过交迎，这点就又远不如你。现在我们工厂附近有所中学，在粉碎“四人邦”以后，为了能更快地提高教育质昂，更好地教育孩子们，想聘我当个校外辅导员，经常配合学校教师，对孩子们进行一些思想教育，同时也可以利用一下我的一些实践经验，帮助孩子们搞点课外科技活动。这本来是件非常有忌义的事，却把我难住了。我虽然很愿忌接受这个任务，但我这个过去连学校都没有上过的人，能够达到学校的要求吗？你看这怎么办？我们领导可是非常支持我去的，前天还特地找我谈了一个晚上，怕我有畏难悻悻，就反复说明这个任务的重要，又分析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多方百地鼓励我。

丁：好呀，老王！你答应丁吧？那我们更是志同道合丁。让我首先以一个老战友的身份对你这个热悻关心教育战线的同志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王：唉，你就先别鼓掌欢迎了。我的确是有很多困难啦。学校工作我是一窍不通。自从领导跟我谈话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去试一试。的确，现在全国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昌时期，一个极其伟大光荣的总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各条战线都正在朝着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据我看，教育战线当然也不例外，自从掀起了狠批“两个估计”的高潮以来，就更是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丁：你说得很对，老王。现在的确是形势非常喜人，也非常通人。粉碎“四人帮”，教育有希望。正如你所说的，教育战线在开昌了对“两个估计”的揭批之后，歪个百兑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群情十分振奋，决心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大家都知 道，华主席、党中央一贯极其重视教育战线，你看，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华主席就这样号召我们：“要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这就要从教育入手，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你再看，最近华主席在五届人大和全国科学大会上又提出，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要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着实现这些要求，我们教育工作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全国人民都希望教育工作有更快的进昌。这些不都说明教育战线上的任务是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吗！为了尽快把教育搞出成效来，光借我们这些人不够，还需要尽可能多的象你这样的积极分子都来参加，同我们一迈干才行。你说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王：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下定决心以后，我就马上找了一些马列和毛主席对教育革命的指示和有关论述教育革命问题的书刊来看，想先学习一下，求得对教育工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然的话，什么也不知，那怎么能去同教师配合跟孩子们打交道？看了几天，收获当然是有一些，首先是对教育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有了进一步了解，比如关于“两个估计”的问题，就认识到它原来是“四人帮”在教育领域里搞篡党夺权的理论基础，是他们强加在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身上的一付精神枷锁，它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全盘否定解放十七年来教育战线的巨大成就，全盘否定解放十七年来广大知识分子的进步，并进而提出要“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口号，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残酷迫害广大师生，在它的束缚之下，长期以来，教育革命一直不能很好开展，教育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又比如关于那个所谓的“学校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专业”的谬论，就认识到它原来是“两个估计”的继续和发凡，它既根本否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培养目标，把“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篡改成“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也根本否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学校要以学为主的指示，不是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是要把教育完全变成他们那个要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工具。

丁：说得很好呀，老王！你真肯钻研，你说到的这两个问题，都是教育战线上的重大问题，才几天工夫你就懂得不少了！

王：哪里话？还差得远哪！这些都是我最近集中地看了一些学习材料之后才懂得的。当然，这还只是开始，还要继续深入学习；但是对于另外的许多问题，我就学习得很不够，好象还是似懂非懂的，没有抓住要领，再加上一些具体情况也

不熟悉，所以就需要找你求教。你已在学校工作很久了，认识水平又比我高，更比我有经验，……

丁：你怎么还是要讲客气话？我又懂得什么？我们就谈谈心，交换一下学习和工作的体会好了。请你先说说，我们谈个什么问题好？

王：是啊。我看教育战线上要做的事很多，“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所搞的破坏也很厉害，除了上百说到了的那两个问题之外，我们应从哪里谈起呢？

丁：目前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畅通。在华主席的领导下，教育战线也是捷报频传。今后的任务是既要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特别是要进一步揭批“两个估计”，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又要继续深入进行教育革命，发巨大好形势，不断总结经验，乘胜前进。工作仍然可说是千头万绪。怎么办？按照毛主席的要抓主要矛盾的教导，我看，只有从学校的一大堆复杂纷纭的工作当中，抓住几对主要矛盾来研究一下，弄清它们的关系，划清它们的界限，这样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对当前中小学的教育革命有个大概的认识了。

王：好极了。那就请你一个个地来谈吧。你比我懂得多，了解得深啊！

丁：不要这样说。从哪里谈起呢？——好，让我们就首先从政治与业务这对矛盾的关系谈起吧。这是教育战线上许多矛盾当中首先遭到“四人帮”破坏的一个。由于它在整个教育工作中是起统帅作用的，抓住了它，就决定了教育工作的方向。我们重视它，“四人帮”也“重视”它。所以，我们应该、也必须先从这个问题谈起。

王：说得很对。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要走又红又

专的迎路，为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钻研业务，攻坚过关，攀登高峰。最近，邓付主席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掌握和发巳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 技术 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要求本身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一步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作了转辟的阐述。这就更加说明了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重要性。请在谈的时候稍为详细一点，让我好理解得深一些，记得牢一些。好，现在就开始吧。

丁：在开始之前，我还想说明一下，由于你我受时间限制，我们谈话只能把重点放在弄清矛盾的关系上，不可能去多谈问题本身所有的具体性质、特点等等。怎么样？

王：这我知道。我们是只能谈那些矛盾的“关系”，暂时不去对问题本身进行全百探讨。那些具体问题我自己可以去看学习材料。请讲吧。

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丁：我们都知道，做任何一项工作，都有一个政治挂帅的问题。

教育工作自然也是如此。所谓政治挂帅，对于教育工作来说，就是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培养出大另的又红又专的人才。如果不这样做，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必然是以修正主义作指导；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然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就必然要把单纯的业务学习和传授知识等放在首位，那就不是政治挂帅，或者说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或者叫业务挂帅了（业务挂帅，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它必然会把教育工作引到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其结果也就必然是把学校办成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工具，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在第九次、第十次、特别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当中，教育战线上大另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否定或忽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要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产生严重的后果。

王：的确是这样。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任何工作不要政治挂帅就要犯大错误，这点我们都深有体会。难怪“四人帮”借口要突出政治的统帅作用，大批“唯生产力论”，明明是破坏生产，反对业务，还要故意迷惑人地这样叫喊：“只要革命搞好了，

生产就自然上去了”，“政治运动搞好了，教育革命自然也就搞好了”等等哩！

丁：“四人邦”制造这种谬论，完全是一种幌子，一种阴谋。他们这样叫喊，根本不是要强调我们所主张的以政治挂帅来促进业务的总思想。他们是故意用强调“革命”、强调“政治”来否定业务，不准我们抓教学，搞乱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以便他们乱中篡党夺权。最为突出的是，他们抛出了那两个黑“估计”，压在广大师生头上，给了你一大堆所谓要“同十七年对着干”、“揪走资派”等“革命”任务，搞得你气都喘不过来，叫你天天去“革命”，试问，象这样谁还敢抓什么业务吗？还能抓什么业务吗？到后来，他们索性干脆赤裸裸地露出凶相，疯狂叫吐“学校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把它作为他们的反革命教育纲领，把学校的工作完全纳入他们反革命的轨道。这是什么政治挂帅？不用说也很清楚了。对于这些谬论，我们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看起来他们似乎很强调革命，要突出政治挂帅，其实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取消和背叛，他们是要用所谓揪走资派的“革命”、“政治”来否定业务，否定生产，否定学校工作，从而也就否定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搞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为他们搞所谓的层层揪走资派的反革命活动服务。

王：这就涉及到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来了。这个关系该怎样处理才好呢？

丁：要彻底批判“四人邦”的这种谬论，把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搞正确，就需要懂得一点关于这个关系的哲学道理。这里先要说明一下，我们说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跟我们平时在别处常说的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教学工作等等关系，都是同一范畴的东西，它们之间的一些道理，跟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相同，我们就不必一一去说，只拿政治

与业务的关系说说就行了。政治与业务，既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对立物，但又要统一在一起。它们是相反相成的，又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既然政治是第一位的东西，就是居于统帅的地位，那么业务就当然是居于被统帅的地位了。这种关系又是绝对不可颠倒的。

王：人们一般对于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还觉得比较好理解，但对于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就觉得不大好理解了。我曾听到有同志问：它们怎么不能分割呢？政治与业务，固然要统一在一起；但是，把它们分开了，政治还不是政治，业务还不是业务吗？！都没有什么改变啊！

丁：这是由于没有把矛盾的理搞清楚的缘故。我们要懂得，政治与业务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都以依赖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为前提。这就是说，既没有脱离业务的空头政治，也没有脱离政治的单纯业务。统帅与被统帅，这两个东西，少了哪一个都不行，你看，没有了统帅，你怎么会有被统帅的东西？你被谁统帅呢？而没有了被统帅的东西，你这个统帅又去统帅谁？不就成了“光杆司令”吗？这就没有什么意义，失去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在政治与业务这个统一体中，政治如果不去统帅业务，这种政治就叫空头政治，不起指导作用的政治；业务如果不受政治统帅，这种业务就叫迷失方向的业务，走上歧途的、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业务。其结果，政治也完了，业务也完了。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抽象空洞的东西，它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没有了政治，没有了业务，也就是说没有了三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去巩固？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互相依存、不能分割的。如果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就叫做“矛盾的同一性”。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同一性”，决不是说的“完全相

同”，“完全一样”的总思，而是包含着“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这种特定含义在内的。

过去，刘少奇、林彪和“四人邦”，他们出自反革命的政治需要，都要故忌把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搞乱。他们或者说政治就是业务，或者说业务就是政治，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要把这矛盾着的两个方百偷换成没有区别的完全一样的东西，从而达到破坏这对矛盾，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去搞资产阶级政治的目的。特别是林彪和“四人邦”，都曾极力鼓吹“不搞军事训练，也能打仗”，“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这就是不要业务，说政治就是业务了。这看起来好象是在要政治第一，可是取消了业务，没有了第二位的東西，那政治怎么能成第一呢？其结果都是否定了无产阶级政治，而去搞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这就是猖狂地用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把辩证法的两点论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点论。

王：请你等一等，让我打个岔。你能不能把“两点论”多解释一下？

丁：好。我们知悉，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也就是它的实质和核心。事物都包含有矛盾，都是“一分为二”的，两个对立百既是统一的，又是斗争的，讲这两点就是唯物辩证法，只讲一点就是形而上学。这就是“两点论”和“一点论”。

现在再来说说修正主义是怎样用“一点论”来篡改“两点论”。任何矛盾都包着两个方百，这两个方百是有主要、次要之分的。因此，从这个总义来说，辩证法也可以说是“重点论”的。要注意，主要和次要、第一和第二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没有次要方百，主要方百也就不成其为主要的了。没有了第二，又哪来的第一呢？那些反对辩证法的人，要大搞形而上

学，把辩证法的两点论篡改成形而上学的一点论，他们的手法就是抓住矛盾的某个方面，拼命夸大、强调，不分主次，从而否定了矛盾另一个方面的存在，这样，两点论就变成了
一点论。

王：哦，是这么回事。那就请你再接着讲讲“四人邦”是怎样破坏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吧。

丁：“四人邦”搞破坏，也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把政治与业务绝对地对立起来，制造了一大堆谬论，比如“学校只有一个斗走资派的专业”就是要用所谓的“政治”来否定业务的一个例子，这些我们已在前面提到了一下。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他们极力鼓吹“学校只有一个专业”、“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要同十七年对着干”，“搞好了运动就有了一切”，用所谓的揪走资派的“政治”来代替学校中的教育和教学活动，狂叫什么“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不让我们抓教学，学文化，却要我们去抓所谓“揪走资派”的“革命”，诬蔑我们抓教学就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硬把无产阶级要求掌握文化说成是“罪恶”，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完全把教育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大搞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永远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的愚昧主义，让他们一小撮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称王称霸。

王：“四人邦”利用教育反党，大搞愚民政策，真是罪该万死。现在是学校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关系的时候了。

丁：现在正是大治之年，一切都已开始走上正轨，当然还要继续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把被“四人邦”搞乱了的彻底纠正过来。怎么办呢？依我看，首先仍然是必须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既反对空头的政治家，又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这就是说，既要抓好政治这个统帅，又要抓好政治思想

教育、教学业务等等这些被统帅的东西。二者不可偏废，也不能互相代替。说到这里，我还想引用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他说：“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促进安定团结，不能扫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不能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还是搞不好的。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了一句空话，说拥护党的路线也是假的。我们一定要善于把三大革命运动很好地结合起来，坚持下去。”这里，华主席深刻地阐明了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和相互关系，号召全国人民都要这样对待三大革命运动。可见，三大革命运动要一起抓，其中，阶级斗争是纲。把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运用到学校工作上，就是既要抓政治，又要抓业务，政治要统帅业务，业务要为政治服务。二者要一起抓，缺一不可。但又是主有次，不可互代。比如，学校里要搞政治运动，要抓党的中心工作，这些都是集中地体现了一个时期阶级斗争最突出最主要问题的群众活动，必须用最大的力气去抓紧抓好，这是直接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但是政治运动不能代替学校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业务工作，这些工作有它本身的许多特点，有它本身的规律，要把它们搞好，还必须根据它们的自身特点结合外在的客观条件，去付出艰辛的劳动，花费很大的气力，而这决不是单纯依傍搞政治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所以，只抓政治，不抓业务，业务决不会自然而然地上去。不仅如此，只抓政治，到头来，连政治本身也要落空。你想，政治本来是统帅，要起指导作用的，现在，不抓业务，没有了被统帅的对象，你去统帅谁，指导谁？

这不就落了空，成了空头政治吗？无产阶级的政治落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就来了。这种不要业务的政治，³就是不让人们学业务、学文化的政治，就是搞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对于无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极为有害的，这种政治难道还不就是地地巴巴的资产阶级政治吗！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只抓业务，不抓无产阶级政治，那也不行，这样必然会使业务没有正确的指导而迷失方向，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王：这样说来，政治与业务都要抓，不能只抓一个方百，丢掉另一个方百。可是“四人邦”对于我们的这种做法却攻击为搞“折中主义”，这是为什么呢？两点论同折中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呢？

丁：这又是“四人邦”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就是惯用这一套伎俩来破坏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他们诬蔑我们搞什么“折中主义”，看起来好象很强调斗争，反对调和；很强调抓重点，抓矛盾的主要方百，反对主次颠倒，其实是贼喊捉贼。拼命贩卖唯心论、形而上学黑货的正是他们自己！

什么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变种。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常常用折中主义来冒充辩证法以欺骗群众。折中主义者在事物的矛盾百前，总是摆出一付“公正”“全百”的样子，看起来好象是在坚持“两点论”，其实是对问题不进行全百具体地分析，不分主要次要，不管第一第二，而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百和次要方百平列起来，同等看待，目的是为了用一个去代替另一个，搞一点论，抹杀事物的本质。所以，折中主义同一点论都是一路货色，都是

反对两点论的。按照列宁的教导，如果有人既同忌政治是统帅的观点，同时又同忌业务是统帅的观点，把这本来是互相排斥的观点等同起来，调和起来，那他就是在搞的折中主义，决不是两点论。大搞折中主义的是什么人？是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也就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他们那一伙！你看，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刘少奇、林彪他们就既鼓吹业务第一，又鼓吹政治第一，这不就是折中主义吗？“四人帮”也是这样，他们既拚命强调政治，不要业务，叫吐“政治好，业务自然会上去”；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们又极力强调业务，不要政治，胡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能写出文章就好”，为的是要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这不又正象列宁所比方的泥蛇一样，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回旋吗？

所以，折中主义的帽子是根本戴不到我们头上来的。我们是两点论者，又是重点论者。我们认为，在对立的两点之中，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分，第一第二之分，而决不是一半对一半。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我们从来就认为它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政治是统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业务是被统帅的东西，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观点鲜明，主次清楚，这怎么是折中主义呢？说到这里，我还想附带指出，在我们批判了折中主义之后，决不是说就不能采取“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方式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了。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是要“一分为二”的，都是要去把握住它的一切方面的联系，研究它的正面和反面的。因此，在认识问题时就总是要“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来看，也总是要采取这样的句式来说话。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两点论与折中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事物的矛盾主次性质、地位等问题上，而决不是简单地表现在是否讲了“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